

## 风尘里的老友

张国勇

二十余载光阴如白驹过隙，当指尖敲击键盘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，那些沉睡在心底的记忆被骤然唤醒。1990至1993年徒步中国时光，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，陌生人的面孔、不经意的善意，时隔多年，仍如星辰在记忆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最初想起的，是福建闽东福安市溪柄镇的刘逸星。那是一个中秋刚过的夜晚，24岁的他推着自行车，陪我们走了几十里崎岖山路，将我们引至他破旧的老宅。彼时的他正身处人生低谷，家中老狗刚逝，然而面对我们这些蓬头垢面的旅人，他却执意挽留，甚至熬来月饼、饺子与酒菜，为我们补过中秋。那顿饭，那杯酒，不仅温暖了我们的胃，更温暖了我们的心。二十年后，我通过网络发出寻人信息，未曾想竟真找到了他。昔日那位迷茫的青年，如今已是上海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。他告诉我，当年我们的徒步故事深深激励了他，他将其写进书序，用以激励那些在法律道路上艰难前行的青年律师。后来，他创立了兰迪律师事务所，怀揣着为华人走向世界保驾护航的梦想，将事业版图拓展至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接着是西藏日喀则的列兵史映红。黄昏，风沙弥漫，同行的旅伴身患疟疾，我们步履维艰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年轻的列兵闻讯赶来，他跑了好几里路追上我们，气喘吁吁地塞给我们一封信和二十元钱。信中夹着二十元——那是他半月的津贴，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我们

的敬意与祝福。那封信，我们珍藏至今，纸张虽已泛黄，但那份情谊却历久弥新。多年后，我终于寻得他的踪迹。昔日的列兵，如今已是团职转业诗人，出版了多部诗集。他专程携妻儿从远方来到东北看望我们，赠我诗集《西藏，西藏》。看着他如今的模样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风沙中奔跑的少年，他从当年的稚嫩新兵，长成了家国的参天大树。

还有一段奇缘，关乎一位出世之人——觉慧师父。1991年春，徒步河西走廊时，我在甘肃山丹县一座破败的寺庙中遇见了他。那时的他，法号觉慧，立誓要化缘重修古丝绸之路最大的坐佛。我被他的宏愿感动，后来据此写下了《河西贫僧》。文章发表后，竟有读者留言告知，觉慧师父就在我生活的城市抚顺担任方丈。原来，这二十余年间，他不仅重修了山丹的大佛，还来到东北，在新宾三教寺开山建寺。我去新宾拜访他，他正在田间扶犁耕作，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落下一层金色的光晕。抬头见是我，他停下手中的活计，良久含笑：“你来了。”那笑容，一如当年那般纯净、温暖。如今，逢年过节我常携家人去看望他，他总欢喜地送我们至寺门，双手合十。那份宁静与慈悲，一如几十年前。

刘逸星在沪执业，以法律之剑守护正义；史映红以诗抒怀，用文字记录家国情怀；觉慧师父守着青灯古佛，以慈悲之心普渡众生。几十年前那些以真心待我们的人，如今都安好，且好上更好。我寻找他们，不止为叙旧，更是想让他们知道：当年那顿饭、那封信、那几个馍所承载的真诚与善良，从未消失。它们如同一颗颗种子，在我心中生根发芽，长成了如今这棵葱茏大树，为我遮风挡雨，也让我懂得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。

人生犹如一场漫长的旅行，我们在路上寻找道路，寻找方向，寻找自己，也寻找那些曾在困顿时给予我们温暖的人。找到了，见到了，心便圆满了。归途上，觉慧师父的话依稀在耳：“该见的总会见的。”

是的，该见的总会相见。风尘里的光，在天上，如日如月如星，终会照亮重逢的路，也终将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

## 早逝的老友

程远

我和老铁不仅是同学、朋友，也是文友和酒友，包括老邱。后者虽然是通过老铁介绍，但彼此很快进入状态，说是相交甚笃也不为过。我们都

没有对象，更没有成家，长我和老铁三岁的老邱，也没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没有工作。为此，邱婶很是着急，因为老邱是长子，身下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，且父亲早逝。

但，待业青年找对象谈何容易。一个星期天上午，我和老铁去找老邱出来玩，他说不行，一会儿要相个对象，我们就闪了。

晚上，问老邱情况怎样？老邱摇头，说，女方在他家吃了午饭，然后两人呆在（老邱的）小屋里，老邱满以为女方会翻翻桌上的文学杂志，或是日记本——都是他事先特意摆放上去的，可是女方根本没看。老邱叼支烟，望着窗外做沉思状。

老邱对我们说：没有共同语言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后来，矿服装厂招工，老邱被录用。服装厂就在我们单身宿舍后身，每天上下班，似乎都能看见老邱从我的窗前走过，有时打声招呼，有时他径直来到寝室，也不敲门，一个黑影就闪了进来。老邱曾被厂里派往大连皮口一家著名服装公司学习，回厂后成为业务骨干，不久，赢得一青年女工芳心，后结婚，生有一女。

好景不长，几年后服装厂破产，工人下岗回家。

也许天性使然，或多或少传承了作为矿山工人父亲的基因，更或因生活所迫，老邱对地质勘探发生了兴趣，和朋友四处找矿，每天骑着一辆28型自行车，早出晚归，包里永远装着锤子、测量仪和卷边的图纸。不用说，脸，愈发黑瘦，背，也愈加弯曲。

1998年，我离开矿山到省城工作，有时回到矿上，偶尔也能碰到老邱，喝上几杯。老邱说，你看见门砍哨浑河边那座山没？那儿的風水很好，你不是一直想弄个民宿么，那山脚下最合适。

我说，我当然想啦！就等着你开矿挖到一个金疙瘩，投点资，咱们办个作家创作基地，召集全国的文朋诗友到这里，边写作，边游玩，说不定还能带动一方经济，为振兴东北做点贡献。

老邱说，你就要嘴皮，总也落不到实处。

老邱到沈阳找过我一次。我借住在东塔机场民航大院的一间平房。傍晚，老邱背着一个蛇皮口袋进屋。我说挖到金

疙瘩了？他说嗯，这些都送给你。打开蛇皮口袋，里面装的都是木条木框。老邱说，他不与人合伙开矿了，而是去新宾县南杂木镇一木材加工厂打工，这些木条木框本来是作为样品给沈阳五爱市场客户的，但跑了一天没有几家要。你在报社，是不是能给免费打个广告，这可都是实木的，用作你们城里人装订字画挂在墙上，高雅得很。我说你真能折腾，喝酒吧。这一晚，我俩都喝多了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喝上一顿酒了。

次日，老邱背着他那个蛇皮口袋回家。之后我们虽然保持着联系，但不多，也很少见面。有一年春节，我回乡，大年三十那天闲着没事去他家玩，他立刻让妻子温酒炒菜。我说，大过年的，我怎么也得和家人在一起啊！老邱说，在哪儿不是一样过。结果，我们又是喝聊半宿。他早已不在木材加工厂打工了，又和朋友去外省承包了一个金矿点，但最终将本金都赔了进去，才不得不回来，由于常年在山里作业，患了一身病，尤其静脉曲张让他常常生不如死。说着，老邱提起裤管，让我看他那两条黑黑细细的腿……

我说：你这不是在拼命吗？老邱：孩子大了，哪儿都用钱。

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了，老邱打一辆摩的在矿区公路上行驶，突然与一个拉着带车的人相撞，车仰人翻是一定的了，最为凄惨的是带车长长的木杆扶手竟直接接触到了老邱的前胸，致使内脏破裂流血，送到抚顺市院手术。几日后，我去看他，老铁说同学们正在募集捐款，因为带车车主是附近农民，根本拿不出钱来承担高额医疗费，宁可坐牢。握着老邱的手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想起一个从未用过的词：命运多舛。

不久，老邱在故乡病逝，享年47岁。



张国勇，作家，原《抚顺日报》记者。1990年到1993年，徒步全国一千余天，首次实现国人徒步跨越中国版图东西南北四个端点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大雪围城》、纪实文学《苦历神州》等。现居抚顺。



程远，灵活就业人员，设活儿时写丑书，码码文字。著有散文集《小镇流年》。现居沈阳。